

潮州话的一种特殊变调

林道祥

潮州话的连读变调主要分三种类型。第一种是前字变调, 本文称为 A 式; 第二种是后字变调, 本文称为 B 式; 第三种较为特殊, 字组各字都变调, 本文称为 C 式。潮州话内部各区语音存在差异, 连读变调某些调值也不完全相同, 但都有 C 式变调。本文着重讨论 C 式变调的特点及其表义作用。

壹 C 式变调的特点

1.1 C 式变调与 A 式、B 式不同, 而又有一定的联系。讨论 C 式, 有必要先提及 A 式和 B 式。A 式是连读时调组

的前字变调, 后字读本调, 这基本上属于受语音环境制约的一种连读变调。B 式是连读时调组的前字读本调, 后字变调, 它主要是与 A 式形成对照, 以体现不同的语义、语法结构。无论是 A 式还是 B 式, 只要单独说出一个连调组, 即能明确表达其语义。例如:

A 式 食两碗

[tsiah⁴⁻²¹non³⁵⁻²¹uan⁵³]① (吃两碗)

B 式 食两碗

[tsiah⁴non³⁵⁻¹¹uan⁵³⁻²¹] (吃两三碗)

这里, A 式强调数量刚好“两碗”, 不多不少; B 式强调的是“食”, 不强调数量恰好“两碗”。

潮州话 A 式变调简表

| 前字原调 | 阴平 33 | 阳平 55 | 阴上 53 | 阳上 35 | 阴去 213 | 阳去 11 | 阴入 21 | 阳入 4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前字变调 | 近阴去 23 | 同阴去 213 | 近阴去 24 | 近阴入 21 | 近阴上 42 同阴上 53 | 近阴去 12 | 近阳入 3 同阳入 4 | 同阴入 21 |

上表中, 当连调组后字为阳平、阴上和阳入时, 前字由阴去变为阴上 53; 后字是其他调类的, 前字则由阴去变为近阴

上 42。当连调组后字为阳平、阴上和阳入时, 前字由阴入变为阳入 4; 后字是其他调类的, 前字则由阴入变为近阳入 3。

潮州话 B 式变调简表

| 后字原调 | 阴平 33 | 阳平 55 | 阴上 53 | 阳上 35 | 阴去 213 | 阳去 11 | 阴入 21 | 阳入 4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后字变调 | 同阳去 11 | 同阳去 11 | 同阴入 21 | 同阳去 11 | 同阳去 11 | 不变 | 近阳去 11 | 近阳去 11 |

B 式变调后字都为低调, 与本调的阴入 21、阳去 11 分别相同或相近。后字变调一般不受其前面调组核心字调值的影响。

1.2 C 式变调或与 A 式形成对照, 或与 B 式形成对照, 同时借助语境, 表示某种附加意义。A 式变调和 B 式变调的连调组都有念本调的核心字, C 式变调的主要特点就是规律地把核心字变调。针对 B 式来说, 其调组核心字在前, 把这个核心字读为前变调, 整个调组就成为 C 式变调。针对 A 式来说, 其调组核心字在后, 变为 C 式就有两种格式: (一) 调组核心字处于句中, 即核心字后面有别的成分, 则把这个核心字也读为前变调, 整个调组就成为 C 式变调; (二) 核心字后面如果没有别的成分, 即处于句末, 则不论这个核心字原是什么声调, 一律念成一个近于阳去的低调, 这个调组就成为 C 式变调。A 式变为 C 式时还应注意, 原是阳平、阴上或阴入的调组核心字既然已念变调, 那么其前字原为阴去的就只能变为近阴上 42, 原为阴入的就只能变为近阴入 3。下文有些例子就涉及这种情况。

例如, “我买两斤” 中的 “买两斤” 是个动宾式字组, 自成调组, 可以有 A 式、B 式、C 式三种变调方式:

A 式 买两斤
(boi⁵³⁻²⁴ non³⁵⁻²¹ kɔŋg³³)

B 式 买两斤
(boi⁵³ non³⁵⁻¹¹ kɔŋg³³⁻¹¹)

C 式 买两斤

{ [boi⁵³⁻²⁴ non³⁵⁻²¹ kɔŋg³³⁻¹¹] (针对 A 式)
[boi⁵³⁻²⁴ non³⁵⁻¹¹ kɔŋg³³⁻¹¹] (针对 B 式)

若针对 A 式变为 C 式, “我买两斤” 的

意思就是 “我也同样买两斤”, 数量不多不少; 若针对 B 式变为 C 式, “我买两斤” 的意思就是 “我也跟着买一两斤或两三斤”, 数量有一定的灵活性。

又如 “只船欲沉” 的 “只船” 是 “一只船” 或 “那只船” 之省略, 是 “量+名” 这种数量结构作主语, 自成调组, 其核心字后有别的成分, 它的变调格式可以是:

A 式 只船欲沉
(tsiah²¹⁻⁴ tsung⁵⁵ ain²¹³⁻⁵³ ting⁵⁵)

C 式 只船欲沉
(tsiah²¹⁻³ tsung⁵⁵⁻²¹³ ain²¹³⁻⁵³ ting⁵⁵)

其中, A 式表达的是 “某一条船快要沉没”。C 式表达的是 “若干条船中有一条快要沉没”。

又如 “门脚有担粟 (稻谷)”, “有担粟” 是动宾结构作谓语, 调组核心字处于句末。这个三字组也可以有 A 式和 C 式两种变调:

A 式 门脚有担粟
(mɔŋg⁵⁵⁻²¹³ k'a³³ u³⁵⁻²¹ tan²¹³⁻⁴² ts'ek²¹)

C 式 门脚有担粟
(mɔŋg⁵⁵⁻²¹³ k'a³³ u³⁵⁻²¹ tan²¹³⁻⁴² ts'ek²¹⁻¹¹)

这里, A 式表达的是 “门旁边有一担稻谷”。C 式表达的是 “门旁边也有一担稻谷”。

1.3 所有能够充当句子主语或谓语的 字组, 只要有一定的语境, 都可以有 C 式变调。例如各种数量结构 (数+量、数+名、数+量+名、量+名)、偏正式、动补式、主谓式、形容词重叠式、作形容词用的名词重叠式、作形容词用的动词重叠式、动词 (包括动词短语) 重叠式等字组。这里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。

贰 C 式变调的表义作用

2.1 单凭字组往往难以说清楚 C 式

变调的字组表达什么具体的意思,因为C式变调表示的是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,有时是表示甲事物也同乙事物一样具有某种性质或状态;有时有表示同类事物中这个(或这部分)与那个(或那部分)的某种对待关系。因此,说明时不能单举字组,而必须举出整个句子,从句法平面作分析,通常还要联系语境作分析,才能显示这种变调隐含的附加意义。

2.2 C式变调有时是表示事物这部分与那部分的某种对待关系的。例如:

只鸟歇在树顶

[tsiah²¹⁻³tsiəu⁵³⁻²⁴hiəh²¹⁻³to³⁵⁻²¹ts'iu¹¹⁻¹²teng⁵³] (若干只鸟儿中有一只歇在树上)

句中“只鸟”念C式变调,有附加意义,隐含附近有别的一只或一些鸟儿停于他处,与之相对待的意思。“只鸟”若读A式变调,那就只是直陈某一只已被认知的鸟儿的情况,意为“某一只鸟儿歇在树上”,没有其他附加意义。

2.3 C式变调有时表示的是甲事物也跟乙事物一样具有某种性质或状态。例如:

我食无乜落

[ua⁵³tsiah⁴⁻²¹bo⁵⁵⁻²¹³mih²¹⁻³loh⁴⁻¹¹]

“食无乜落”是C式变调,全句表示“我也跟别人一样不太想吃东西”。如果“食无乜落”读A式变调,全句表示的就只是“我不太想吃东西”的意思。

许块摆钵花

[huə⁵³⁻²⁴ko²¹³pai⁵³⁻²⁴puah²¹⁻³hue³³⁻¹¹]

“摆钵花”是C式变调,本句说的是“那儿也跟别的地方一样摆着一盆花”。“摆钵花”若念A式变调,全句就只是表示“那儿摆着一盆花”的意思。

下面是两人对话:

甲: 阿弟欲哭欲哭

[a³³⁻²³ti³⁵ain²¹³⁻⁵³k'au²¹³⁻⁵³ain²¹³⁻⁵³k'au²¹³]

乙: 阿妹欲哭欲哭

[a³³⁻²³muen³⁵ain²¹³⁻⁴²k'au²¹³⁻¹¹ain²¹³⁻⁴²k'au²¹³⁻¹¹]

甲所说的“欲哭欲哭”是A式变调,是直陈,没有附加意义。乙所说的“欲哭欲哭”是C式变调,全句表示“妹妹也跟弟弟一样快要哭了”。

2.4 潮汕人说话时碰到并列复句,常常要用C式变调。例如:

一个人在行,一个人在坐

[tsek⁴⁻²¹kai⁵⁵⁻²¹³nang⁵⁵⁻¹¹lo⁵³⁻²⁴kian⁵⁵, tsek⁴⁻²¹kai⁵⁵⁻²¹³nang⁵⁵⁻¹¹lo⁵³⁻²⁴tso³⁵]

两个分句中的主语“一个人”都念C式变调。这两个主语表示的内容(两个“一个人”)互相对待是很明显的。象这么一个并列复句,如果将其中一个分句表达的内容作为已知前提不说出来,只说出另一个分句——比如只说“一个人在坐”,这个说出来的分句(事实上已是单句)的主语“一个人”暗含有与之相对待的一方(另一个“一个人”)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这的确很能启发我们去分析和理解潮州话C式变调隐含的附加义。以此反推,许多含有C式变调字组的单句,我们可以根据具体语境,补出隐去不说的部分,使之成为一个同义的并列复句。例如上文“只船欲沉”可以还原为“只船欲沉,只船歪沉。”两个分句的主语“只船”,都得念C式变调。

2.5 C式变调在人们的言语交际过程中有时能起微妙的作用。笔者曾观察到这么一个有趣的场面:两个操潮州话的学前儿童刚斗了咀谁也不理谁,不即不离地在草地上玩儿。过了一阵,甲童开了腔:“只块有丛咸酸藤。”[tsi⁵³⁻²⁴ko²¹³u³⁵⁻²¹tsang⁵⁵⁻²¹³kiə m⁵⁵⁻²¹³suəŋ³³⁻²³tiŋ⁵⁵] (这儿有一棵咸酸藤(一种带酸味的草本植物)。)一会儿,乙童也开口了:“只块有丛

潮州话动词或处所 名词前面的“来”

王彦坤

潮州话动词或处所名词前面的“来”，用法与意义十分独特，很有进行研究之必要，然而至今尚未有人作专文论述，笔者不揣浅陋，试抒一得之见。

潮州话动词或处所名词（或词组）前面的“来”字，有两种读音：一读 clai（姑且称之为“来₁”），为“来”之正读；一读 clai（姑且称之为“来₂”），为“来”之变读。“来₁”和“来₂”读法不同，表示着截然相反的意思。请看下例：

来₁ 北京（开会）：意思同普通话的“来北京（开会）。”

来₂ 北京（开会）：意思是“去北京

（开会）。”

来₁ 看戏：意思是“来看戏”。

来₂ 看戏：意思是“去看戏”。

来₁ 朋友块坐：意思是“来朋友家坐谈”。

来₂ 朋友块坐：意思是“去朋友家坐谈”。

余可类推。

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：“来₁”同普通话“来往”的“来”意思完全相同，而“来₂”所表示的，却正好是普通话“来”的反面——“去”的意思。

不过，说“来₂”的意思与“去”相当，

咸酸藤。”〔tsi⁵³ko²¹³⁻⁴²u³⁵⁻²¹tsang⁵⁵⁻²¹³kiə m⁵⁵⁻²¹³səŋ³³⁻²³ting⁵⁵⁻¹¹〕于是他们又和好起来。应该说，乙童的话是两个小儿关系正常化的关键。甲童先开口固然是一种缓和紧张关系的表示，但他的话用的是A式变调，说他是自言自语也无不可。乙童如不搭理，或者也用A式变调说那

句话，就表示他仍然不愿意理睬甲童。现在他用C式变调说话，全句意为“我这儿也有一颗咸酸藤”，就表示他对甲童的话作出反应，跟他搭腔。两个小朋友都不卑不亢，一个发出“求其友声”的信号，一个自觉不自觉地使用C式变调搭腔，巧妙地打开僵局，完美地完成一次交际。

① 本文标音采用宽式国际音标，声调用实际调值标示法，为便于印刷，省去调号。鼻化符号“~”以在韵母后面加“n”表示，喉塞音

〔-2〕以〔-h〕表示，韵尾〔-ŋ〕写作〔-ng〕。本文记音发音人即作者本人。